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石章鱼◎著
GUOYIGAOSHOU

国医高手

医道官途中的大智慧大谋略
他是国医高手，更是阳谋高手

人民日报出版社

241.51
172

朝陽中醫學院圖書館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国医高手

石章鱼◎著
SHI ZHANGYU



中医学院 062992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医高手 / 石章鱼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15-1408-0

I. ①国…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2895 号

书 名: 国医高手

作 者: 石章鱼

出版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宋 娜

装帧设计: 道一设计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27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1408-0

定 价: 39.80 元



- 一 实习医生 / 001
- 二 情人节偶遇 / 015
- 三 贵人相助 / 026
- 四 车站救美 / 039
- 五 乡计生办代主任 / 066
- 六 大力执法 / 091
- 七 清台山奇遇 / 107
- 八 教诲与领悟 / 142
- 九 美丽女主播 / 165
- 十 引火烧身 / 190
- 十一 摆平恶性事件 / 207
- 十二 深层次的安慰 / 224
- 十三 女主播的反击 / 234
- 十四 暗流涌动 / 247
- 十五 只缘身在此山中 / 271
- 十六 迎接考察团 / 296
- 十七 救灾抢险英雄 / 314
- 十八 乡计生办主任 / 334
- 十九 一波三折 / 350
- 二十 遭人报复 / 361
- 二十一 尘埃落定 / 383
- 二十二 机缘巧遇港商 / 389
- 二十三 招商办副主任 / 412

一 实习医生

春阳县人民医院矗立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实习生张扬和陈国伟顶着细雨走在去往急诊室的路上，实习生本来没有急诊班，可是每晚仍然有许多实习生主动前往急诊室，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张扬和陈国伟还没有来到急诊室就听到急促的救护车声由远而近，五辆救护车先后停靠在急诊室的大门前，急诊科的大夫、护士慌忙冲了出来，一旁还跟着不少的实习生，洪玲和美女左晓晴都在抢救的队伍之中。

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医生正忙着指挥现场，救护车一共送来了十五名伤员，起因是县城东南的税务局大楼脚手架坍塌，现场虽然没有人死亡，可是重伤十五名工人已经是极为严重的事件。

县级医院的急诊室医疗力量十分的薄弱，加上五官科和儿科，来到现场的大夫也不过区区五个。那名正在指挥的青年医生是骨科医师高伟，他是江州医科大学八九届毕业生，是洪玲、陈国伟这些人的师兄，这样的状况他也是第一次遇到，高伟一边指挥将伤员运入急诊室，一边吩咐洪玲去联系各科室值班医生。

看到陈国伟和张扬站在那里旁观，高伟有些愤怒地吼叫着：“你们两个，快去帮忙测量血压。”

陈国伟慌忙点了点头，跟着一具担架进去了。一个小护士将血压计塞给张扬，指了指左晓晴的方向，示意他去给左晓晴照顾的病人测量血压。

张扬走了过去，左晓晴显然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紧急的场面，俏脸因为紧张而变得毫无血色，藏在白帽中的长发散出了一缕儿，为原本就很脱俗的面庞平添了几许风韵，美得令张扬不敢多看！

左晓晴意识到张扬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自己的脸上，她有些愤怒地瞪了张扬一眼：“测量血压！”

“噢，好！”张扬蹲下身来。

左晓晴看病人痛苦，她急得一把抢过张扬手中的血压计，拉开伤者的衣

袖,却发现伤者的两条手臂都已经外翻变形,登时有些慌张了,她举目寻找高伟所在的位置:“高老师!”

高伟正在忙着为一名重伤者止血,显然无法顾及她这边的求助。

张扬一眼就看出这名伤者只是肘关节脱臼,淡淡笑了笑,一把抓起了伤者的左臂。

左晓晴惊声道:“你要干什么?”在她看来,这名伤者十有八九发生了手臂骨折现象,最忌讳的就是随便移动他的患肢,以免造成进一步的错位。

张扬根本没有理会她,左手托起伤者的上臂,右手抓住他的手腕,轻轻一个牵拉,只听咔吧一声,伤者的左臂已经成功复位,祖上传下来的本事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

转眼的工夫,他又将伤者的右臂恢复原位,左晓晴目瞪口呆地看着张扬,在场的人也只有她看清了张扬刚才的举动。她知道,张扬只是一个卫校生,骨科复位的手法竟然如此纯熟,单从伤者手臂的形态,她已经推测出,两条脱臼的手臂让张扬抬手间就治愈了。

张扬向她神秘一笑,左晓晴脸上不由得一热,这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拿起血压计为伤者测量血压。左晓晴弯弯的秀眉忽然颦起,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伤者的血压虽然正常,可是他的呼吸明显变得急促起来,苏醒过来的伤者指着自己的喉头,脸色很快就变成了紫红色,他显然出现了呼吸窘迫的现象。

左晓晴慌忙向高伟跑去,高伟听到7号病人出现呼吸窘迫的现象,跟着过来看了看,然后迅速提出治疗方案:“可能是上呼吸道阻塞,给他行气管切开术!你来做!”然后急匆匆向另外一名重症伤者走去。

左晓晴早已六神无主,天哪!她只是一个实习半年的学生啊,气管切开术,她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还从来没有亲自做过,想起张扬刚才神奇的举动,左晓晴求助地望向这个卫校生:“你一定会吧?”

张扬用手指轻轻在伤者的胸膛前叩击了一下,马上就觉察到两侧的不同,他觉得高伟所说的气管切开术应该是个错误的方案,伤者左胸受伤,导致气体进入胸内,从而令肺叶压缩,这才是他呼吸困难的真正原因。按中医疗法,张扬可以用空心针抽出其中的气体,可是眼前似乎并没有趁手的器械,他的目光环视四周,忽然发现身边治疗车上摆放的针管,他抓起针管,一把将针筒的活塞拔去,然后瞄准伤者左胸的肋间,闪电般插了下去。

左晓晴只差没有晕过去了,双手捂住了嘴巴,时间仿佛在瞬间定格,直到她听到哧哧的放气声,这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张扬的判断无比准确,伤者只

不过是普通的气胸，正确的治疗方法应当是抽出积存在胸口的气体，而不是做什么气管切开术，假如按照高伟的治疗方案，这名伤者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气胸的症状缓解以后，伤者呼吸窘迫的症状顿时消失，张扬拔出针筒。

这时候住院部的值班医生得到讯息后匆匆赶来，医疗力量得到全面加强，实习生的工作全部被这些老师们接手。

高伟这才想起7号病人的事情，来到这边看了看，发现左晓晴仍然没有动手，不禁皱了皱眉头：“晓晴，怎么还没有动手？”

左晓晴无力地说了一句：“他是气胸！”然后转身向休息室中走去。

高伟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尴尬，目光落在张扬的脸上随即演变成愤怒，张扬意识到高伟要迁怒于自己，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慌忙转身跟着左晓晴的脚步匆匆溜走了。

左晓晴心不在焉地洗着双手，脑海里仍然闪现着刚才的一幕，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卫校生，竟然拥有一身神奇的本领，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她也无法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张扬来到她身边在相邻的水龙头洗了洗手，轻轻咳嗽了一声。

左晓晴看了看他：“你叫张扬？”

张扬点了点头。

左晓晴露出一个明朗的笑容，伸出修长白皙的小手：“我叫左晓晴，认识一下！”

张扬很乐意地伸出手去，两人湿淋淋的右手握在一起。

左晓晴小声道：“你真的很厉害！”

张扬咧开嘴，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小声说：“没什么，一些常见的小问题。”他的的确确是在谦虚，可是在左晓晴看来却不是如此，他给左晓晴的感觉是深不可测。

十五名建筑工人受伤的事件对春阳这个小县城已经是相当重大的事件，一个小时后，县委县政府的重要领导人全都来到了医院，一来是慰问这些受伤的工人，二来是力求把这件事的影响最小化。这种事情传上去对每一个人没有好处，不过幸好十五名建筑工人没有生命危险，两名重伤者经过紧急抢救，也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县委书记李长宇就在急诊室内开始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首先肯定了县人民医院的抢救工作，然后又讲这些工人是为改革开放事业作贡献，话

锋一转马上又演变成任何的事业都会有代价的,轻轻松松将这场事故归结为改革开放付出的代价。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受伤的工人兄弟,为改革开放事业添砖加瓦,鞠躬尽瘁,他们都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大功臣,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此我请各级领导放心,各位家属亲人放心,广大的人民群众放心,这些伤者一定会得到最精心最周到的治疗。我相信,用不了太长时间,他们就会完全康复,会重新奋斗在光荣的工作岗位上。感谢你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感谢你们这些白衣天使,哦,还有这些小同志……”

掌声雷动,镁光灯不断闪烁,张扬被眼前的场面深深震撼了,他小声问身边的左晓晴:“这位是谁?”

“县委书记!”

“书记啊!”张扬错愕。

左晓晴看着张扬,随即被他的冷幽默逗笑了,嫣然一笑,醉人之至:“是大官哦,呵呵!”

张扬望着身材矮小,却傲立于人群之中的李书记,被他周身洋溢出的那股无形威慑力深深震撼了。他心中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充满疑问的愿望,将来自己能像李书记一样吗?

领导们离去以后,这些实习生才陆续散去,张扬今晚的神奇举动除了左晓晴并没有其他人知道,左晓晴对他显然充满了好奇,一直跟他走在一起,想探探张扬为什么能有如此高超的医术。张扬虽然以“没什么大不了”应付左晓晴,但他自己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张扬一岁不到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从小跟着爷爷生活,母亲徐立华改嫁给了现在的丈夫赵铁生,赵铁生家里原本就有两个儿子,他们对徐立华不好,张扬母亲也是辛苦度日。

张扬的爷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千里之外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爷爷是一个不爱张扬、不苟言笑的老头儿,平时深居简出,一有空闲就教张扬把诊问脉,针灸认穴。十几年耳濡目染,张扬也融通了中医医术。

爷爷去世前,把一个小黄花梨木盒交给了张扬,嘱托他小心保护,潜心研读,把家业传承下去。令张扬无比惊奇的是,盒子里居然有一份族谱,还有一套古时候传下的医药秘方和一套武功秘笈。从族谱中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张家祖上传下来的。隋朝的时候,张家有位先祖叫张一针,曾经是隋朝第一神医,后来因为给隋炀帝的难产妃子接生而蒙难,说起这位先祖死的却是非常

冤枉，救活了母子两名，却因为触碰到了妃子的隐秘部位，从而触怒了隋炀帝，这昏君恩将仇报，让御林军万箭齐发把张一针射死在午门之前。

自从得到了这套祖上传下来的典籍，张扬就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研究，他在医学上具有相当高的天分，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药典中的绝大多数精髓。他还按着武功秘笈修炼，进境奇快，轻轻松松就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不甘心现在的生活，他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

改变未来不是你有高超的医术就行了，还得有相关的资质学历。在母亲的劝说下，张扬去江州卫校读书，毕业后，妈妈又托老朋友找关系，让张扬到春阳县人民医院实习。

这次突发的急诊事件，才偶然让左晓晴摸到了点张扬的真功底。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实习生三三两两聚在大门外，热烈地讨论着，他们仍然沉浸在这次前所未有的急诊经历中。

“晓晴！”洪玲蹦蹦跳跳地向左晓晴跑了过来，可看到左晓晴身边的张扬，原本欣喜的笑脸顿时变得冷冰冰的，充满敌意地问：“你怎么也在这里？”

张扬对这个絮絮叨叨的小妮子也没有任何的好感，正要告辞的时候，看到已经下班的高伟走了出来，他热情地向这些实习生打了个招呼：“同学们今晚都表现的不错！”

洪玲笑着说：“高老师，我们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您老人家怎么也要有所表示吧！”周围同学也跟着一起起哄。

高伟笑着点了点头：“好啊，我请大家去二步街夜市吃饭！”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向左晓晴看了一眼，左晓晴黑长的睫毛轻轻垂了下去，似乎在逃避着高伟的目光。张扬目光如炬，马上意识到这位高老师十有八九对左晓晴这位美丽的女弟子有了什么非分之想。

张扬本来并不想去，可是左晓晴小声邀请他一起过去，张扬这人原本对美女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再加上忙了一个晚上的确也有些饿了，抱着混饭吃的心理跟着大家一起前往二步街夜市。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普遍的代步工具还是自行车，骨科大夫高伟已经拥有了一辆金城铃木125，加上他本身帅气的外表，在医院俨然成为未婚护士心中的白马王子，当然其杀伤力之大还包括这些刚进医院，涉世不深的实习女生。

二步街本来就不远，距离县人民医院五百米左右，七名应邀前往的实习生全都是步行，高伟驾驶着他宝蓝色的金城铃木跟在他们的身边，左晓晴和

张扬肩并肩走着，这不但让实习同学感到诧异，更让高伟感到郁闷，这小子究竟是哪根葱，怎么一点儿眼色都没有？虽然心里生气，可是作为一位老师，起码的气度还是有的，至少在左晓晴面前，高伟不能将这种厌烦表现出来，他之所以对左晓晴有想法，不单单因为左晓晴出众的外表，还因为她有优越的家世。左晓晴的父亲左拥军是江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她的叔叔左援朝是江州市财政局局长，假如自己能够攀上左家的高枝，调入市级医院肯定是一下子就能搞定的事情，以后的发展道路也必然一马平川。

左晓晴并不知道高伟打的如意算盘，她为人低调，之所以选择来县级医院实习，更是为了躲避不必要的烦扰，当然她还存在着另外的想法，尽量远离家人的影响范围，所以同学中知道她家世的并不多。

高伟笑着说：“左晓晴，不如我带你先过去，咱们先点菜，等同学们到了就可以吃了！”

左晓晴淡淡笑了笑：“我还是喜欢走走，高老师，你还是带洪玲先过去吧。”不留痕迹的拒绝，让高伟多少有些尴尬。

洪玲毫不客气地跳上摩托车的后座，抓住高伟的腰背：“我可不想走路，你不坐，我坐！”张扬冷眼旁观，这小妮子显然在主动帮高伟化解尴尬，十有八九她是在帮高伟。受邀的这几个实习生不知不觉分成了三个阵营，高伟和洪玲先去点菜，另外三名男生以陈国伟为中心走在前方，左晓晴偏偏跟张扬这个卫校生走在一起，令其他人羡慕不已。

张扬低声提醒左晓晴：“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

左晓晴已经习惯了张扬这种说话方式，微笑道：“说吧，省得憋出毛病来！”

张扬低声道：“洪玲举止有些奇怪，你最好还是小心一些。”

左晓晴不禁笑了起来，洪玲平时的做派她是了解的，之所以和自己走得很近，其中不乏存着分配时求自己帮忙的念头在内，至于高伟知道关于自己的资料，十有八九也是洪玲透露过去的。左晓晴心中早就明白，可是有些事点破了反而没有意思，朋友有很多种，生在宦宦之家，从小她就从亲人那里学会了一些为人处世的原则，不即不离，保持适当的距离才是朋友交往的正确之道。倘若在平时有人在她的面前说洪玲的坏话，她一定会以为这人有搬弄是非之嫌，可是今晚目睹张扬的神奇行径之后，她却没有任何的想法，将张扬的提醒理解为一种善意：“谢谢！”左晓晴的神情淡然，和她二十二岁的年龄相比，她的举止显得成熟许多。带给张扬的直接感觉就是，左晓晴很有城府，也许人家根本不用自己提醒。

二步街夜市在春阳县城极有名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里的夜生活也仅限于吃吃夜市，看看电影，实在单调得很。

高伟选在老李家砂锅落座，老李家砂锅是夜市中生意最为火爆的一个，他们一共来了八个人，老板让小工将两张小桌子拼在了一起。因为左晓晴亲临，高伟也表现的相当大方，一共点了四荤四素八个砂锅，另外还要了花生米和炸小鱼两道凉菜，把小桌子上摆得满满的。

实习生多数都很识趣，没有人去高伟右边的板凳上落座，那个位置显然是留给左晓晴的。左晓晴看着剩下的两个空位，并没有马上坐下去，张扬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坐在了高伟身边，嘴里还直说：“真是丰盛啊！”

左晓晴挨着张扬坐下，所有的实习生都搞不明白左晓晴今晚怎么对这个实习生这么青睐？在高伟看来，左晓晴是故意用张扬当她的挡箭牌，可恨的是这个卫校生居然麻木到了这种地步，难道看不出老师不爽吗？

高伟很不爽，挥了挥手，要了两瓶红星二锅头。

陈国伟那几名实习生慌忙摆手假惺惺地说：“高老师，我们不喝酒的！”其实这帮小子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酒精”考验了。

高伟笑了起来：“其实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在医院你们叫我高老师，出了医院门，你们叫我高哥，也可以直接叫我高伟，说不定明年咱们就是同事呢！”

老板送上来八个玻璃杯，高伟为两位女孩儿叫了两听可乐，然后开始在玻璃杯中倒酒：“今天多亏你们了，你们这批实习生是我带教以来素质最高的，当然我指的是多数！”

张扬明知高伟把自己归到少数那一类中了，但他没做任何的反应，伸出筷子夹了一块大肠放入嘴里：“真香！”他用不理不睬的傲慢态度向高伟进行反击。

高伟坐在老师这个位置上不得不装出些许的大度，端起酒杯：“来，大家都辛苦了，为了咱们今天的表现干杯！”

张扬的酒量很大，他们家族遗传，其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能喝多少，而且他喝酒从来不含糊。听高伟说干杯，他一张嘴，大半杯二锅头已经喝了个干干净净，小二两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可没有一个干杯的。一时间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住了他，张扬有些奇怪地看了看周围：“不是说干杯吗？我都先干为敬了，高老师，是你提议的啊！”

高伟怔怔端着那半杯酒，他是提议干杯，可是没说真的要一口干完啊，这是五十六度二锅头啊，这小子居然海量。高伟的本意是想借此展示下自己的

风度，没承想反倒让张扬将了一军。

听到张扬的话，一群实习生的目光全都转向高伟，在他们心中高伟就是强者，有人敢于公然向强者挑战，抛开事情的对错不谈，这样的勇气都是值得钦佩的。

高伟真正在意的是左晓晴如何看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也是年轻人，二十五岁而已，骨子里也有热血和冲动，更何况他本来就看重这张面子。他的酒量不差，六七两二锅头还是没有问题的，在一群学生面前，说什么也不能示弱，他仰首一口干了，微笑望着张扬，表情虽然和蔼，可是仍然掩饰不住眼神深处的森森冷意。

陈国伟也一口干了，其他几名实习生虽然酒量平平，可是胜在年轻，酒胆还是有的，一个个硬着头皮把杯中酒喝了下去。酒精的确是个好东西，喝完之后，气氛热烈了许多，这些实习生说话的声音也明显大了许多，别人热闹起来的时候，张扬反倒静了下去。

张扬不说话，其他人也懒得理他，高伟趁机和左晓晴搭讪了几句，只可惜中间隔着张扬，这距离还真不容易拉近。

洪玲也是个心思玲珑的主儿，言语之间不时悄悄撮合着左晓晴和高伟，现在已经把话题引到后天晚上一起去看电影的议题上了，左晓晴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深入下去，悄悄转移话题，举起手中的可乐主动找张扬干杯，张扬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左晓晴找他干杯，他想都不想，抓起桌子上的玻璃杯一仰脖又干了，这次可是满满一杯二锅头啊，刚才洪玲倒酒的时候特地“关照”了他一下，这下张扬虽然没有说话，仍然成为同桌人瞩目的焦点。

高伟笑得多少有些不自然，一杯足有三两，他倒不是心疼那酒，只是这家伙的酒量太吓人。

张扬放下一滴不剩的玻璃杯，左晓晴也没有想到她举杯居然是这个结果，关切地说：“张扬，快吃菜，哪有那么喝酒的？”

陈国伟几名男生只有惊叹加羡慕的份儿了。

张扬笑了笑：“这点酒没事！”口齿清晰，果然没有半点醉态。

洪玲不知不觉已经把张扬视为对立面了，站起来又给张扬倒酒，左晓晴看出她有趁机整人的意思，轻声劝说道：“洪玲，别倒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洪玲对左晓晴还是打心里忌惮的，听到她这样说，也顿时打消了给张扬倒酒的念想。

高伟开口说话了：“我看张扬同学的酒量不错，喜欢喝就敞开了喝嘛！现

在是下班之后,大家都要尽可能地放松,这才叫做懂得生活。”

“还是高老师说话富有哲理!”洪玲不失时机地奉承了一句,既然有了高伟的这句话,她马上又给张扬添满酒。

左晓晴悄悄用左腿碰了碰张扬的膝盖,提醒他千万要控制住自己。

张扬从来就是个不服输的脾气,更何况他本来酒量就很大,看到高伟和洪玲两人一唱一和的想把自己灌醉,内心中一股无名火早就蹿升起来,脸上却挂着淡淡笑容,端起酒杯:“那个啥……高老师,我敬您一杯!”

高伟想不到这小子反戈一击来得这么迅速,却又不得不端起酒杯:“喝多伤身,咱们还是随意吧……”话没说完,人家一仰脖子又是三两下肚,笑眯眯看着高伟,分明在说,我这当学生的都已经喝了,现在轮到你这个当老师的了。

高伟自知没有一口喝下三两二锅头的的能力,讪讪地笑了笑:“我还是随意!”于是斯文地抿了抿,高伟心里自我安慰道:“我是不屑于和张扬拼酒。”

不单是左晓晴,连其余几名男生也露出不屑的神情,刚才高伟想灌人家酒的意图太明显,现在轮到人家反击,高伟却又不敢接招了。

这时候邻座一个身穿黑色牛仔衣的长毛起身向这边走来,经过他们桌前的时候,洪玲刚好站起来敬酒,跟他撞在了一起,杯中的可乐洒了那小子一身。长毛登时就火了:“妈的,你他妈没长眼啊?”伸手就想给洪玲一个耳光,好在洪玲反应快,尖叫了一声躲到了一边。

陈国伟几名男生同时站了起来,他们也是血气方刚的少年,对方出口伤人显然不对。

长毛看到他们人多,骂骂咧咧道:“怎么?人多欺负人少?想闹事?”

高伟毕竟比他们都大一些,知道二步街晚上经常有一帮小混混出入,带着这一大群学生出来,千万不要生出什么事端,再说是洪玲不对在先,他笑了笑礼貌地说:“对不起,她喝多了,你有什么损失,我来赔偿!”

长毛恨恨瞪了高伟一眼:“你赔?老子这身衣服你赔得起吗?”

高伟被骂的满脸通红,不过那长毛骂了一句,也没有做过多的纠缠,转身又回到自己的桌上。

高伟担心继续待下去会有麻烦,匆匆结账之后,带着这帮实习生离去。

刚刚离开了夜市,就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两辆幸福250摩托车从后面赶上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后面十多个流里流气的男人蹬着时下最流行的变速自行车围拢过来。

从这些人的穿着打扮上就能够看出全都是一些社会痞子，高伟脸色有些发白，他也没想到自己请学生吃顿饭竟然遇到这样的麻烦，可是身为这群学生的老师，怎么着也要为他们出头。高伟硬着头皮走了过去，他看到刚才闹事的长毛也在其中，马上明白这些人肯定是他叫来的，高伟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这位哥们儿，刚才我妹妹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衣服，这么着，我赔你五十块钱，你再去买件新的怎么样？”

看长毛身上的这件牛仔服，根本就是批发市场的地摊货，最多也就是三十块钱，高伟提出赔五十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长毛不屑地看了看高伟，猛然抬脚踹在高伟的小腹上：“滚蛋！有钱了不起啊！”

高伟虽然身材魁梧，可毕竟是一介书生，被长毛这一脚踹得一个屁股蹲儿坐在马路上，洪玲和陈国伟慌忙上去扶他。

左晓晴愤怒地走了上去：“你凭什么打人？”

长毛极尽猥琐地看着左晓晴，说实话，这县城中还很少见到这么水灵的女孩子，他故作潇洒地点燃一支烟，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夹住用力吸了一口，然后向左晓晴吐出一团烟雾，左晓晴被呛得剧烈咳嗽了起来。

高伟看到左晓晴受辱，又站了起来，怒吼着：“你们最好快走，我是县医院的医生，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这些人本来就是地痞无赖，听到高伟的话，全都轰的一声大笑起来，长毛指着高伟：“医生怎么了？不就是个职业流氓吗？”

高伟涨红了面孔：“你……”

长毛食指一指高伟的鼻子：“你他妈给我闭嘴，再说话信不信我抽你？”

高伟还居然真的被长毛的威势给吓住了。

长毛指了指上衣的酒渍：“我常七斤也不是不讲理的主，要不这么着，这俩妹妹跟我去看场电影，这件事就权当没发生过。”

高伟从心底倒吸一口冷气，县城几个有名的痞子他还是有所耳闻的，这个常七斤也是其中之一，平时就以打架斗狠出名，而且他的手下有几十个小兄弟，打架都是一拥而上，从不讲究什么单打独斗的江湖规矩，前些日子还来县医院闹过几次事，连院长都拿这帮无赖没辙。

高伟听说眼前是常七斤，心底不觉已经开始示弱，他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医生，犯不着跟这帮无赖一般见识，笑了笑：“我当是谁啊，原来是七斤哥，我和二子哥挺熟的，说起来咱们都是自己人。”他口中的二子也是县城有名的

痞子，过去曾经因为外伤住在高伟负责的病床上，所以有过一些交往，高伟也是不得已抬出他的名号，希望常七斤能够看在二子的面上不再追究这件事。

常七斤双眼一翻：“你他妈谁啊？谁跟你自己人，给我滚远远的，这儿没你事！”心里暗骂高伟，道上混的谁不知道他常七斤和二子不对付，这小子居然抬出了对头的字号。

高伟仍然陪着笑：“要不，这样，我陪你一百块，再让我妹妹给你道个歉！”

洪玲吓得就快哭出来了，听到高伟让她道歉，连连点头道：“我道歉，我道歉……”

左晓晴冷冷道：“凭什么道歉？这么些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你们丢不丢人？”

高伟生怕左晓晴再招来祸端，慌忙制止她继续说下去。

左晓晴却没有流露出任何的畏惧：“现在是法治社会，怎么？你们还想聚众闹事？眼中还有没有国法？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扰乱社会治安可是犯罪啊！”

常七斤岂能被一个小女生吓到，他笑咪咪凑了过去：“这位小妹妹真是可爱，我请你看电影总不算违法吧？”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起：“常七斤，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吓到人家小姑娘我跟你没完！”

高伟被张扬嚣张的一句话吓得脸色煞白，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居然敢对常七斤这样说话，今晚不知该怎样收场了。

常七斤当众被一个学生痛骂，脸上可是挂不住了，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小子，你找死吗？”边骂边抽出插在皮带上的铁棍向张扬冲了上去。因为是对付一个学生，他的同伙并没有一拥而上，常七斤混社会这么多年，对付一个毛头小子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事情往往就出人意料，常七斤手中的铁棍还没有落在张扬的身上，张扬已经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看似随意的一牵一扯，常七斤的肘关节顿时脱臼，他痛得惨叫起来，铁棍拿捏不住落了下去。张扬拿起铁棍吼道：“我劝你们还是少作恶！”

十多名地痞看到常七斤竟然被一个实习医生拿下，一帮人全都挥舞着棍棒冲了上来。

张扬拧动常七斤的左手，让他背过身去，一脚踹在他的腩窝，常七斤双腿一曲跪了下去，张扬将铁棍瞄准了常七斤的脑袋：“你们谁敢动，信不信我一棍打烂他的脑袋？”

常七斤大声叫道：“都住手，都住手……”人家一招之间就把他的右手弄脱臼，这分明是高手啊，常七斤不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还是懂的。

那帮地痞看到常七斤被制，一个个无奈地停下脚步。

远处有两名巡警正向这边走来，那些地痞看到警察过来，慌忙一哄而散。

张扬这才放开常七斤，两名巡警也已经来到面前，看着眼前的情况，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县城的治安并不好，每天晚上打架斗殴的事情层出不穷，只是他们没想到其中一方居然是学生。

个高的那个巡警叫赵东亮，和高伟打过几次交道，听高伟叙述完事情的经过，来到常七斤的身边，指着他的鼻子道：“常七斤，又是你闹事，再惹事信不信我把你弄局子里待几天？”

常七斤耷拉着右臂，痛得哼哼唧唧的：“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我挨打，我……右胳膊可能断了……这小子是伤害罪……我要告他……”

赵东亮这才留意到一旁的张扬，现在张扬早就扔了那根铁棍，抱起膀子站在一旁。

常七斤用还能活动的左手指着张扬：“就是他打的我！”

赵东亮当然不会相信，张扬走过去轻轻在常七斤的右臂上拍了一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心你以后遭报应啊！”

常七斤被他拍的“哎哟”惨叫了一声，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右臂已经恢复如常，又可以自如活动了，心中明白今晚真是遇到高人了，他哪里还敢继续逗留下去，嘟囔了一句，然后灰溜溜地逃走了。

两名巡警向高伟交代了几句，劝他们早点回去。遇到了这件事，高伟早就后悔不迭了，甚至连后天邀请左晓晴看电影的事情都忘了，和几名学生就地分手。

这次不单是左晓晴看出了张扬有功夫在身，其他几名同学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卫校生。陈国伟和他一起住了半年，还不知道张扬有这么一手，言语之中也收起了以往的轻视：“张扬，你练过武功吧？”

张扬嘿嘿笑了一声：“练过一点。”

洪玲好奇地凑了上来：“什么武功？”

“‘易筋经’、‘降龙十八掌’啥的……”张扬戏谑道。

众人相互对望，顿时无语……

张扬打架的行为没有受到批评，当然更没有表扬。他只不过是一个实习生，不给医院惹麻烦就行了，还远远达不到让院领导去注意他的地步。

一天午饭后，张扬一头钻入了县医院的阅览室，开始阅读报纸，他阅读的口味十分博杂，抱着多多益善的心理，他接连看了几份报纸，直到有些疲倦了，抬头放松时才发现左晓晴坐在他的对面，黑长的秀发编成两条可爱的麻花辫，为她增添了几分俏皮可爱。左晓晴其实已经来了半个小时了，也早就看到了张扬。

左晓晴向张扬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秀靥上露出两个浅浅梨涡，十分的动人。

张扬也笑了笑，阅览室内并没有其他人，他低声说：“没去上班？”

左晓晴压低声音说：“这儿清静！”其实她是来这里躲人的，今天周五，又刚巧是二月十四，西方的情人节，早在昨天高伟就通过洪玲向她发出了看电影的邀请，左晓晴不想去，又害怕高伟去科室找她，所以才躲到了医院阅览室，想不到在这儿遇到了张扬。

左晓晴口袋中忽然响起了滴滴声，她掏出了一个摩托罗拉寻呼机，这个小黑盒子在那时还是身份的象征，信息是高伟传来的，屏幕上显示：你在哪里？今晚七点，曙光电影院门前，不见不散——高伟。

左晓晴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同学中知道她寻呼号的也只有洪玲，一定是这个小妮子又出卖了自己。

张扬带着好奇心凑了过来，顺带也看到了上面的信息。左晓晴没料到他突然凑过来，有些惊慌地关灭了屏幕，俏脸绯红嗔道：“你怎么喜欢看别人隐私？”

张扬不屑：“什么隐私？不就是那个道貌岸然的高老师吗！”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左晓晴瞪了他一眼，起身愤愤然向门外走去，可是走到楼梯口，从窗口望去，看到高伟骑着那辆金城铃木候在医院门口，吓得又退了回来，刚巧张扬也走到这里，左晓晴主动叫住他，张扬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看到了门外的高伟，不禁笑了起来：“狼来了！”

左晓晴习惯性地咬了咬下唇，看到张扬举步欲走，慌忙追上去抓住他的手臂：“嘿，你等等！”

张扬满脸的一本正经：“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啊，你少打我主意！”

左晓晴粉嘟嘟的嘴唇娇俏地一撅：“张扬，咱们不是朋友嘛，就当我求你，回头你跟我一起走出去好不好？”

张扬马上明白了，敢情眼前这位惦记着拿他当枪使呢，他回了一句：“我还有事儿……”

“求求你了，这样，我请你吃饭！”左晓晴可怜兮兮地哀求着。